



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

荒山沟变成富山沟

——甘肃省皋兰县武川公社武川大队火烧沟生产队

农 业 出 版 社



荒山溝变成富山溝

——甘肃省皋蘭县武川公社武川大队火烧沟生產队

李 蕊 刘应修 石 寅編著

农 业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火烧沟生产队，是甘肃省皋兰县武川公社武川生产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全队有十二户。解放前，这里是地瘠民贫、十年九旱的荒山沟。解放后，特别是合作化后，火烧沟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把火烧沟改造成为一个连年丰收的富饶山村，成为甘肃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本书用记叙报导体裁，详细地介绍了火烧沟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了穷棒子精神，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向自然展开了大规模的铺砂造良田、削山填沟、叫老砂田返老还童等一系列斗争的具体生动的事迹。全队已铺成三百一十七亩新砂田，每人平均有新砂田三亩三分，基本上控制了干旱威胁。一九六四年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一千一百八十多斤，一九六五年又获得了较好收成。

荒 山 沟 变 成 富 山 沟

——甘肃省皋兰县武川公社武川大队火烧沟生产队

李 翩 刘应修 石 寅 编著

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老钱局一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字第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

统一书号 4144·229

1966年1月北京制型

开本 787×1092毫米

1966年1月第一版

三十二分之一

196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数 16千字

印数 0,001—3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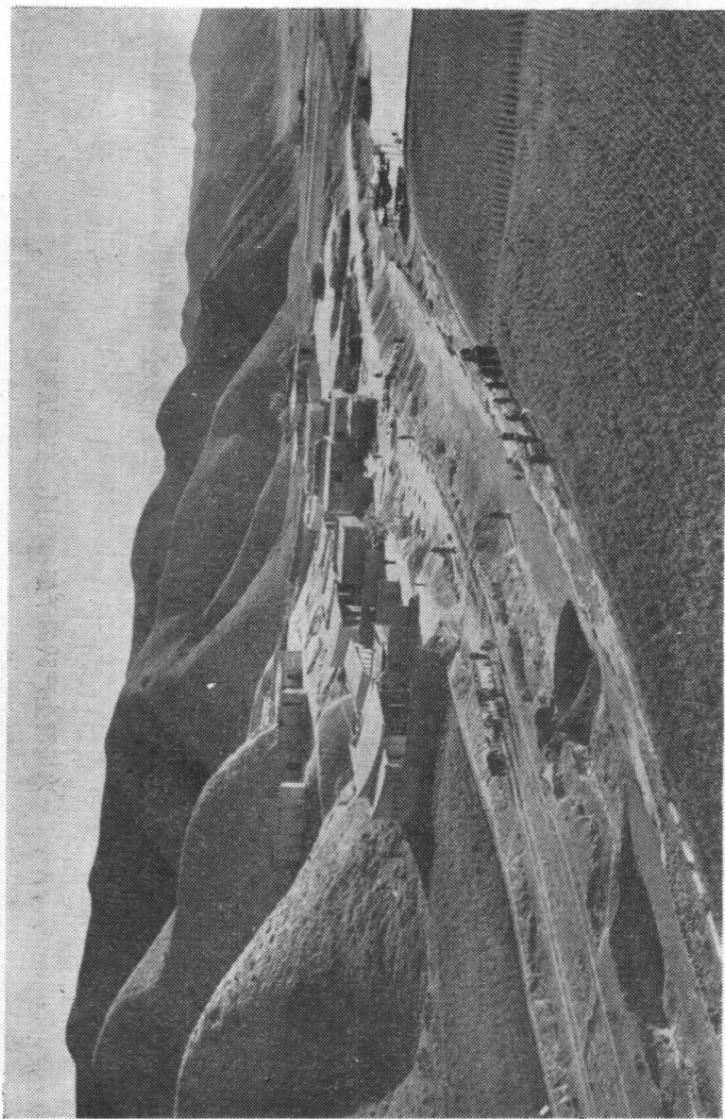
印张 八分之七

定价 (7)八分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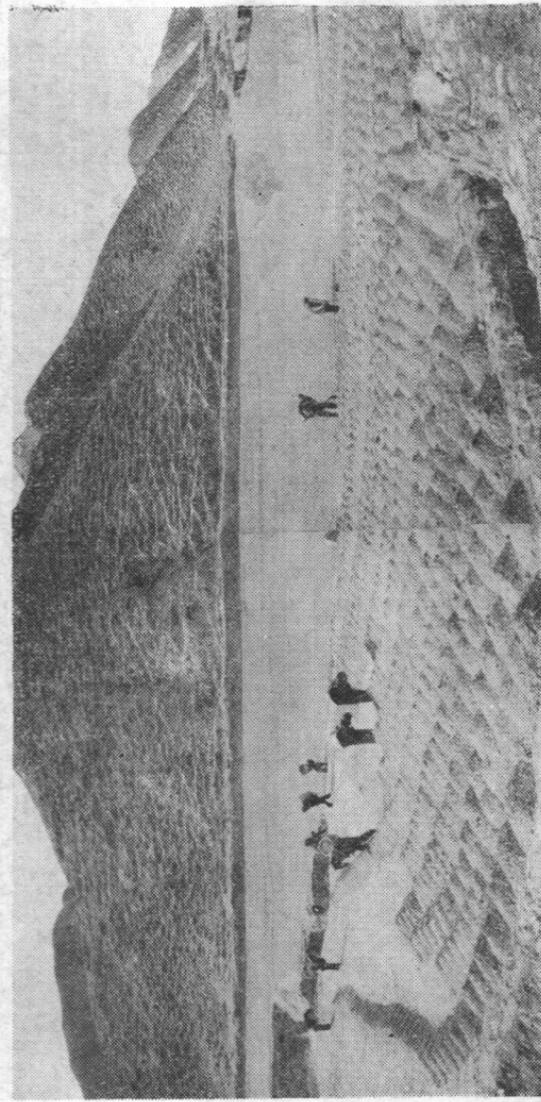
一、 “若要安住家，就得鋪新砂”.....	3
二、 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6
三、 高举三面红旗前进.....	7
四、 越是困难越要依靠集体.....	11
五、 削山填沟造良田.....	13
六、 叫老砂田返老还童.....	15
七、 巨大的成就，英雄的人民.....	16
八、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9

今日的火烧灘



• 1 •

火烧礮生產隊的干部和社員，在鋪壓新砂田



在甘肃中部最干旱地区的皋兰县，有一个名叫火烧沟的地方，是武川公社武川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这个仅有十二户人家的小队，在合作化后，特别是公社化后，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自力更生，奋战八年，把这个过去地瘠民贫、十年九旱的荒山沟，改造成为一个连年丰收的富饶山村，成为甘肃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他们的英雄事迹在甘肃各地广为传诵，鼓舞着人们前进，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发展。他们是怎样把荒山沟变成富山沟的呢？

一、“若要安住家，就得铺新砂”

火烧沟，地处皋兰县西北八十公里的万山丛岭中，沟壑纵横，海拔一千七百多米。这里气候非常干旱，年降雨量仅一百七十多毫米，而年蒸发量竟达二千五百多毫米。水，在这里成了稀有之宝。大旱年间，烈日晒得山草枯黄，路土飞扬，庄稼颗粒无收。

据说，在约一百年前，这里曾有人居住过；但因抵抗不了干旱，站不住脚，忍痛抛弃了耕种的土地，逃往外乡去了，火烧沟就成了人烟绝迹的荒山沟。这里荆棘纵横，乱草丛生，狂风肆虐，野狼横行。直到一九四三年春天，才先后有下中农滕作

祿、高學勇和中農顧克仁逃荒和躲避國民黨反動派抓壯丁來到這裡安家落戶。以後，貧農狄伯成和狄伯常也流落到了這裡。從此，火燒溝才升起了炊煙。溝外的地主見這裡住下了人，就硬說溝里的土地是他的。這幾戶農民為了要活命，只好向地主立下契約，租下荒溝，開荒種地。沒有房住，一家一家都擠在兒眼百年前留下的破窯洞裡，吃飯沒碗，睡覺沒炕，從五里路外抬水喝，從野洼上挖草燒，忍飢挨餓，起早睡晚，頭上一把汗，手上一层皮，累死累活，拚命勞動，終年受着牛馬苦，盼望爭個溫飽的生活。但是，連年的旱災、沉重的租稅，壓得人直不起腰、喘不過氣，到頭來只落個豬狗不如的生活，有些人還得靠討飯過日子。

一九四九年，一声春雷震天地，火燒溝解放了！受苦受難的火燒溝人民，擺脫了沉重的枷鎖，見到了天日。他們從心底感激共產黨，感激毛主席。

經過土地改革，斗倒了封建地主，辛勤開墾的土地回到了自己手中，農民翻身作了主人。他們的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迫切要求改變貧困面貌，迅速發展農業生產。

但是，在這個十分乾旱的地區，要想發展生產，提高糧食產量，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摆在火燒溝人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战胜乾旱。战胜乾旱的重要辦法，就是鋪壓砂田。群眾說：“若要安住家，就得鋪新砂。”這是這一帶農民在長期和乾旱鬥爭中創造的成功經驗。

什么是砂田？

砂田，就是在土地上鋪蓋一層三至五寸厚的砂砾而成的田。這種田有很好的蓄水抗旱、防止反鹹、促進早熟等作用。鋪

成后，当年即可增产，连年可获稳产。一般经过四十年左右，抗旱能力才逐渐减弱，再起掉老砂，重铺新砂。

砂田好处多，群众说：“砂田是摔不破、打不烂的牛皮饭碗。”

但是，铺一亩新砂田，至少要花四十个工，这对缺吃少穿、人力单薄的贫苦农民来说，是很不容易办到的。解放前，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六年间，火烧沟人不知流了多少血汗，开垦了将近三百亩土地，但一共只铺了十八亩砂田。解放后，虽然人们有改变生产面貌的迫切要求，生产也有了一定发展，但个体经济，在干旱面前，仍然显得那么无能为力。一九五二年，国家发放铺砂贷款。高学勇贷了款，一家四口铺了一个月才铺了两亩砂田，费了很大力，结果生活也维持不住。滕作祿铺了六亩，第二年生活就很紧张，不得不外出作工。中农顾克仁，用几年的积蓄雇人铺砂，一亩付一百五十斤小麦和十多斤清油的代价，一共只铺了五亩，第二年春天就没有了粮食吃。因此，从一九五三年到合作化以前，谁家再也没有铺过一亩新砂田。

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来到了，火烧沟人民看到了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他们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决心听党的话，按党指引的方向走，积极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附近的饮马沟合为一个生产队，高学勇被选为副队长。从此火烧沟人民走上了新的历史途程。有了集体经济这个靠山，才给火烧沟人民大铺砂田、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二、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火烧沟人民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刚刚迈开步子前进的时候，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农业社依靠三条驴腿办社的事迹传到了火烧沟。毛主席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编者按中教导说：“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火烧沟人民从毛主席的教导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兴奋异常，积极响应，都说：“人家只有三条驴腿，社就办得那样好。人家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高学勇说：“学习王国藩的‘穷棒子社’，就是要学习他们的穷棒子精神，学习他们那种苦干实干、不怕困难的革命干劲。”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把火烧沟的生产搞好，一定要多铺砂田。

就在这年冬天，火烧沟的社员和队干部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寬滩石圈开始了整地铺砂，迈开了向大自然进军的第一步。

老贫下中农狄伯成、狄伯常和滕作庠三位老人，看见火烧沟人组织起来铺砂抗旱，非常高兴，鼓励干部说：“你们好好干，只要每人有一亩新砂田，就能安住家、站住脚，火烧沟人就不会失散。”六十多岁的狄伯成，在数九寒天，也赶着驴参加平整土地的劳动。

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当时的火烧沟虽然还一共只有八

戶人家、二十來個整半勞力，但他們在毛主席領導的鼓舞下，發揚了窮棒子精神，鼓起了革命干勁，一面平地，一面鋪砂，一個冬天就鋪成了八畝新砂田。

第二年春天，經過上級批准，火燒沟單獨成立了一個生產隊，高學勇被選為隊長，狄作榮被選為副隊長。

社員們的干勁更大了，他們再接再厲，繼續鋪砂。他們說：“砂田是人鋪下的，我們翻了身的農民有的是力气，在黨的領導下，什麼困難也能克服，生產一定能搞好。”一冬一春，他們共鋪了十五畝新砂田，相當於解放前六年所鋪新砂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火燒沟人民看到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看到了集體力量的伟大，更加強了鋪砂抗旱的信心。

這年夏天，他們被縣里評為紅旗隊。社員們高興地說：“我們還只做出一點成績，黨就鼓勵我們。跟共產黨走，啥事都能搞好。”

三、高舉三面紅旗前進

一九五八年，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大躍進的號角吹響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席卷全國。火燒沟人民敲鑼打鼓，迎接了人民公社的成立。

也是一九五八年，高學勇、狄作福被吸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火燒沟有了第一批黨員，火燒沟人民有了黨的組織。

從此，火燒沟人民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又揭開了創業史的新的一頁。

就在这年冬天，他們展开了向羊圈台的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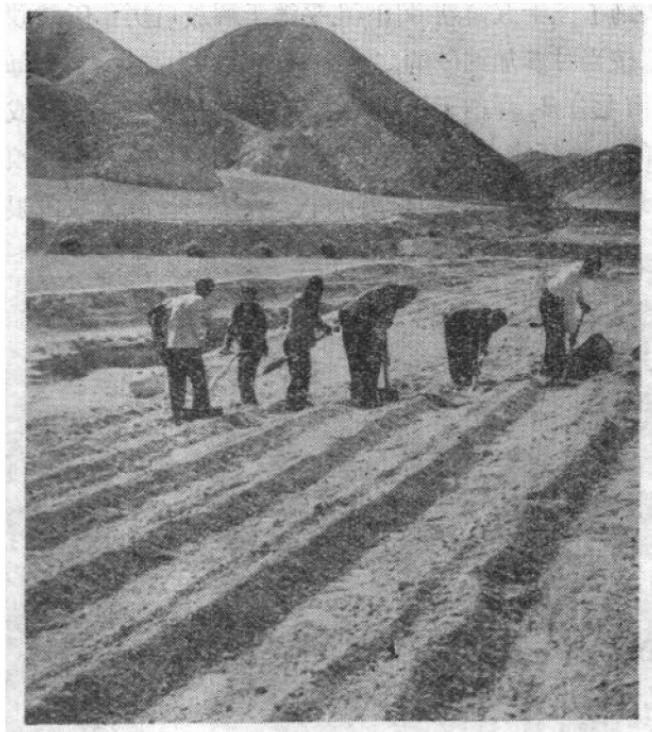
羊圈台是火烧沟的一个小山湾，有九亩土地，土质瘠薄，天旱年头，常是颗粒无收。干部和社员们研究后，决定把它全部铺成新砂田，叫它来个大翻身。

但是，天寒地冻的严冬，战斗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困难。取砂的地点是山洪冲积过的地方，地冻了四、五尺深，挖起砂来，八磅重的鋤头打下去，只打个白窝窝。同时，山沟里刺骨的北风呼啸，袭击着赶驴驮砂的人们。这时，有人动摇了：“我们这里历来没有打冻砂的习惯，等明年春暖地消了再铺，人松活，牲口也松活嘛！”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一听，心想：“这不是打退堂鼓吗？”副队长狄作荣说：“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共产党领导都干成了，遇到这点困难，怎么就不干了呢？”高学勇也说：“铺砂，这是改变火烧沟生产面貌的大事，要想拔掉穷根，不吃点苦怎么行？砂硬，硬不过人的决心，只要有决心，怕什么天寒地冻，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也要把它啃下来。”他和群众商量，提出用柴和粪烧冻砂的办法。有人说：“一亩地要铺十七万多斤砂，啥时能烧得了这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主张试一试。他们拉来柴草和羊粪，放在冻砂上烧，烧一夜，能消一、二尺深。于是，他们就晚上烧砂，白天铺砂。

办法是有了，但铺砂的进度太慢，因为烧消的砂一挖完就得停工，这样一天只能铺一、二分地。高学勇想：“这算什么大跃进，这样铺铺停停，啥时能铺得完。”于是，他又提出，一面烧砂，一面打砂，索性来个硬碰硬。他把八磅的鋤头换成十二磅的，叫社员李文生扶钎，自己抡锤打砂，边打边喊：“看谁硬过谁！”副队长狄作荣和会计狄作福也组成一组，抡起鋤头干开了。社员们一看队干部干得这样狠，更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

气，工地上掀起了你追我赶的热潮。

羊圈台，正在四条山沟的当中，是个灌风口，山风吼叫，砂土飞扬。高学勇有胃病，每天顶着寒风打砂，有时打着打着，胃痛得直不起腰来，他就躺在坑边，叫人用膝盖在他心窝里顶一阵，稍好一点又爬起来打砂。别人劝他休息，他说：“我是党员，又是干部，不带头怎么行！”李文生、狄作荣、狄作福等，也是手脚冻裂、胳膊抽筋了，但谁都不叫一声苦。一天傍晚，他们干得正起劲，风雪铺天盖地而来，有人提议说：“队长，收工吧，等雪



砂田施肥

停了再干。”高學勇說：“雪大天冷，但決不能停工，一定要打些浮砂壓在砂坑上，不然過一夜，砂凍硬了，取砂就更費勁了。”他們誰也不再叫冷，頂着風雪繼續干下去。干部的頑強精神，使社員很受感動，他們說：“干部干得狠，我們要比干部干得更狠！”

他們頑強地和凍砂戰鬥了一個冬天，終於把羊圈台的九畝土地都鋪成了新砂田。

一九五九年春，他們又繼續干了一個春天。經過這一冬一春，共鋪了三十五畝新砂田，幾乎等於解放後歷年所鋪砂田的總和。按當時參加鋪砂的二十個整半勞動力計算，平均每人鋪了一畝七分多，開創了火燒溝高速度鋪砂田的新記錄，成為全公社的一面紅旗。一九五九年農業生產獲得空前豐收，糧食總產到了當地歷史上的最高水平。火燒溝被評為原白銀市的



砂田長出好莊稼

农业先进单位。

四、越是困难越要依靠集体

前进的道路往往是有許多坎坷和曲折的，一个比一个大的困难摆在火烧沟人民的面前。然而火烧沟人民沒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相反，他們頂着困难前进。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火烧沟的新砂田又增加了六十五亩。

一九六一年春，由于头年秋旱，除新砂田播了种外，别的土地都播不下种。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研究抗旱办法。高学勇在社員大会上說：“天旱，地种不上，我們就搶時間多鋪砂，宁叫地等雨，不叫雨等地。”社員們都覺得他說得对，貧农賈金仓說：“天上下烏紗帽还得自己把头伸出去；就是天上下油，也得自己努力才能长庄稼。”許多貧下中农都說：“砂田是保险田，抓紧不能丢，一定要繼續往前干。”經過几次討論，統一了全队的思想認識，大家一致表示：不等天下雨，不靠天吃飯，要靠自己的双手，抓紧鋪砂抗旱。当时全队只有二十八个劳动力，他們就抽出了二十个到阴洼沟、青羊圈沟等地整地鋪砂。

这些山沟地高坡陡，砂源低，砂坑小，用牲畜驮运不便，社員就靠自己的两肩，用背簍—背簍—背簍把砂背到地里。駢駢难，背砂更难。过去沒有背砂的习惯，开始，男的只能背一百来斤，女的只能背六、七十斤。女社員梁有英，开始背砂时，背簍怎么也擋不到背上。她沒办法，就先坐在地上，把背簍背稳了，然后双膝跪着爬起来再走。她費了很大力气，每天也只能背一

二十趟。背了几天，脊背磨破了，夜里睡下连炕都不敢挨。睡不着，她问自己：“这样下去能受得了吗？”但她又反来复去想：“不铺砂，就不能抗旱，不能增产。咱是贫农的女儿，这点苦还吃不下？”她想起母亲常讲的解放前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想起父亲在她出嫁时嘱咐的“好好劳动，不忘过去”的话，想起哥哥经常教育自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公社，……她想起这些觉得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下定决心，一定继续背下去。脊背磨破了，涂上点红药水；仰着不能睡，就整夜侧卧着，终于练出了一背簍能背一百五十斤的硬功夫，人们都称她是“砂牛”。十几岁的小姑娘顾克珍，刚从初小毕业回来参加农业生产，头一天跟大伙背砂，累得满头大汗，腰痠腿疼，一上午只背了四背簍。她回到家对媽說：“背砂到底苦，没有念书轻快。”她媽說：“背砂是石头和肉说话，不吃苦不行，你好好练就能服下来。”队干部也鼓励她，立志作个有文化的新农民。她在大伙的帮助下，坚持天天背砂，也终于成了一个过硬的劳动者。

火烧沟人依靠自己的双肩，一个春天，在阴洼沟、青羊圈沟等地，铺了大片新砂田，及时搶种上糜子。这一年，一连六个月没落透雨，土地绝大部分颗粒无收，但新砂田的夏秋作物，共收粮食一万八千多斤，大大減輕了灾害造成的困难。

但干旱毕竟太严重了，到一九六一年的冬天，社員生活有了困难，有的人对铺砂发生了动摇，他們說：“生活有困难，不要铺砂田了，还是让社員自己搞点副业吧，明年再說铺砂田的事。”

困难一定要克服。但究竟如何克服？是依靠集体力量，还

是依靠个人？是只顾眼前利益，还是要看到长远利益？这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生活又一次严峻地考验着火烧沟人民。

经过充分讨论和争辩，大多数社员说：“一定要依靠集体力量，做到既不误铺砂、又能搞副业，才能真正克服困难。”

正确的决定作出了：分兵两路，一路由贾金仓带领，继续铺砂田；一路由高学勇带领，到二十里外的荒滩野沟割草，搞副业。当时正是数九寒天，风雪交加，割草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干了四十多天，割回大批的草，卖了四千九百多元，平均每人分得了四十一元，暂时解决了社员的生活困难；队里还买了一辆胶轮大车。铺砂也取得很大成绩，一冬一春，共铺了二十八亩。

五、削山填沟造良田

一九六二年，火烧沟又是一个大旱年。英雄的火烧沟人民，不仅没有被严重的干旱吓倒，反而开始了更为艰巨、更大规模的削山填沟、造田铺砂、一整沟一整沟治理的工程，把铺砂抗旱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火烧沟有一个较宽敞的山口叫盘坡口。这里有十亩土层瘠薄的土地，被山嘴、水沟分割成四块，荒坡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到处是大坑、深沟。社员们决定要把山嘴削平，把深沟填起，把破破烂烂的盘坡口，修成大块平整的砂田。这样艰巨的工程，在过去是没人敢设想的。在社员开始平整时，有些过路的人看了也摇头说：“这儿坡大沟多，铺上砂也叫洪水冲走了，不要白费力气！”还有的人说：“要在这样的地修砂田，满山都